

夏之声

□ 马亚伟

三毛说：“夏乃声音的季节，有雨打，有雷声、蛙声、鸟鸣及蝉鸣。”夏天相比春、秋、冬来说，是极富声响的季节。这些声音并不使夏季显得喧嚣无序，反而像一串串和谐的音符，多了几分夏日悠长的味道。大自然是高明的指挥家，指挥着千军万马演奏出精彩的乐章。

夏雨来得急，随着几声雷鸣响过，大雨便在一瞬间倾泻而下。难道是天宫打翻了水盆？还是哪位雨神在拿着瓢泼水？大雨倾盆，瓢泼大雨，这些描述夏雨的词可真够形象的。闪电在空中炸开，亮光腾空而出；惊雷如同霹雳炸响，雷声响彻苍穹。紧接着，雨来得更猛烈了，大雨在最短的时间内升级为暴风雨。乌云翻墨，白雨跳珠，地上的雨水汇聚成河。狂风暴雨之中，树木挺直着腰身，努力迎战暴风雨。那些弱小的树木，一次次被击弯了腰，又一次次昂然挺立起来——禁得住夏雨的击打，才能成长为更强大的树。地上的草和庄稼，被风雨打击得东倒西歪，但它们倔强地抬起头颅，仿佛在呐喊：“雨停了，又将重生！”这雨声，这雷声，仿佛是一曲豪壮的腰鼓，让人听得心潮澎湃。你听啊，铁板铜琶，大江东

去，雄浑壮阔，酣畅淋漓。胆小的人，听到这样的雷雨声会颤栗的。但如果你足够勇敢，一定能听出里面的铿锵之音。聆听夏天的雷雨声，你会觉得自己的胆识和气魄都得到了提升。

雨过之后，蛙声齐鸣。雨有万马奔腾的气势，蛙声则让夏之乐章进入了稍稍放松的部分。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这首词说的是那种江南小景吧？其实大雨后的蛙声响起来，也颇为壮观的。蛙声不仅仅是一片，而是铺天盖地而来，有席卷一切的气势。蛙们的嗓音无疑是粗糙的，说实话一点也不悦耳，听起来还有几分聒噪。它们扯着嗓子，仿佛是在向季节表达一些诉求。整个夏天都是属于它们的，有草有花，有水有梦，它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有时候，你会听到蛙声的节奏慢了下来，仿佛是在歌唱属于它们自己的怡情小调，声音里充满了满足感和幸福感。聆听蛙声，你会听出其中的变化之妙。夏之乐章，慢慢舒缓了起来。

雨过天晴，响晴的夏日蝉声密集，简直是丝丝入扣地盘踞在你的耳膜上，让

你无法拒绝，满耳都是蝉鸣，似乎没有片刻安宁。既然无法拒绝，就要试着学会接纳。蝉的叫声可不像鸟儿那样悦耳，它们没有加糖的嗓音，是个“沙哑派”。但这独特的沙哑派，却是夏天的专属音乐。听得久了，你会听出蝉声中那种悠悠然的灵魂之音。是的，蝉鸣是一种生命的奇迹。据说一只蝉最长要在地下生活17年，漫长的17年的等待，只是为了歌唱一个夏天。所以，轮到它们为生命、为夏天歌唱的时候，它们怎会不恣意纵情？不过，这种参透生命之谜的小东西，它们的叫声里颇有几分豁达和淡然。即使灿烂的生命需要漫长的等待，即使夏天之后它们会向这个世界诀别，它们也要唱出属于自己的生命感悟。生命一瞬，尽全力而活，并且淡然以对。蝉鸣如禅语，你如用心聆听，会有了悟之感。

夏天的乐章，气势恢宏，丰富精彩，自然和谐。种种声音，把夏天推向繁华深处。

聆听夏之声，感受夏日的缤纷色彩和浪漫风情，感受夏日慷慨豪迈的性格和别有深意的内涵，你的一颗心也会变得安宁澄澈。

大暑煨夏



□ 钮桂云

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，蝉鸣的吟唱，俨然是夏日里最清亮的一支歌。然而，当这歌声真正热烈到震耳欲聋，当空气粘稠如胶，阳光炽烈似针尖般刺透每一片叶子，大暑便已踏着灼热的地面，以不容拒绝之势君临了人间。

古书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释道：“暑，热也，就热之中分为大小，月初为小，月中为大。”古人将暑气这般绵长炙热，竟也细致地分作了大小两段，小暑犹在积蓄热力，而大暑便已然是那积攒了多时的炎气之巅峰了。暑气至此，仿佛真如熔炉里奔涌而出的铁水，再没有丝毫含蓄，汹涌直下，要熔尽一切了。此时节，古人亦以“腐草为萤”“土润溽暑”“大雨时行”三候描摹，细看之下，分明是暑气蒸腾中万物悄然嬗变的微妙痕迹。

酷热终究难熬，人们便从这火炉般的日子，锤炼出了种种生存的智慧与节日的色彩。大暑时节，各地风俗迥异而皆富人情味：南方有“晒伏姜”的习俗，将生姜切碎铺晒于伏太阳光之下，待干透后收好，冬日煮饮，暖意便会从胃里升腾起来，驱散寒意；北方则常饮“伏茶”，草药熬煮，盛在铜壶里，过往行人皆可自取一碗，祛暑解渴，在灼灼热浪中，仿佛递出了清凉的善意。

民间的谚语，更似经验凝成的露珠，在炽热的大地上闪烁出智慧的光芒：“大暑热不透，大热在秋后”——倘若大暑热得不透，那秋后便更会酷热难当；而“大暑不暑，五谷不鼓”，则道出了暑热对五谷结实的重要，酷热之下，万物反而在拼命汲取能量，酝酿着饱满的收成。这些质朴的言语，如灼灼热浪中拂过的微风，带着泥土与汗水的味道，悄然传递着农事规律与对未来的朴素判断。

可见大暑之美，本不在于表面温度，而在于它那酷烈外表下催生万物的强劲脉搏——它如严师，以骄阳鞭策草木疯长；它亦如熔炉，以高温淬炼着生命最后的饱满。大暑的炽烈，正为秋日的丰盈默默奠基。

当蝉声依旧执拗地唱彻酷暑，我知道这热浪终将退潮。可那在焦灼中仍挺立的生命，那在蒸腾中默默积蓄的甘甜，却足以使人坦然立于骄阳之下，静待秋风携着果实拂过大地——因我们已然明白，这天地间的暑热煎熬，原来正以难以言说的方式，酿造着大地深处最丰饶的滋味。

花香逗鸟语

□ 马道衡

蜀葵

向日层层折，深红间浅红。

——陈师道

香气袭鼻。

循香望，圆润阔叶间，碗口大的蜀葵花，一朵礼让一朵，向上传递着执著。

根支撑茎挺直腰干，茎从土壤里吸收水分与营养，滋养阔叶，滋养层层叠叠的花瓣，释放着淡泊。

茎秆是父亲，一朵朵花就是一个个儿女。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把花开得硕大、鲜艳、芬芳！

蜀葵的认知最朴素也最有价值——做好自己，就芬芳了世界！

麻雀

寒雀满疏篱，争抱寒柯看玉蕊。

——苏轼

东坡居士笔下的麻雀，与梅花争春。夏天的麻雀呢？

屋檐栈条里，急躁着娇嫩的叽叽喳喳声。繁密杏叶把炽热阳光筛成细碎光斑。我在光斑里操弄铁铲，把阳光与鸟鸣炒进菜肴。

一只麻雀倏地降落屋檐下的电线。尖喙横咬着虫子。

另只麻雀降落黄瓜架，爪子抠紧架竿斜立。尖喙叨得虫子弯卷。

檐下的麻雀轻捷钻入栈条缝隙。那是她的家。叽叽喳喳声落。她给孩子喂食呢。

瓜架上的麻雀警惕地睥睨着我，睥睨着铁锅，睥睨视野内一切。

麻雀飞出窝，降落电线上啁啾，警告我别炒菜，散发油味，惊扰她孩子吃饭。另只麻雀轻捷钻入栈板缝隙，飞回家。

麻雀夫妇正接力喂孩子饭呢。

小时候，妈教育我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。我这只麻雀，早学会了反哺，在骄阳下给爸妈做饭。

向日葵

此生心不背朝阳，肯信众草能翳之。

——梅尧臣

向日葵渐渐挺直脖子，凝视太阳，饱满脸盘崩起黄色丝线；向日葵高昂头颅，贪婪地吸纳阳光，填充进果壳，饱满着期望；向日葵孕育出一颗颗饱满种籽，拥抱在妈妈怀抱。

初夏，向日葵向太阳展露笑脸，向风雨挺起胸脯，向鸟儿述说愿望，请它们绞掉脸盘的汗毛，为婚礼开脸。

仲夏，太阳主持向日葵的盛大婚礼，祝福她今早缔结婚籽！

我仿佛看到了秋天的向日葵，垂下沉重而结实的头颅。

燕子

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

——杜甫

天阴了脸，风就恼了。风肆意扬起砂石尘土、残枝败叶、羽毛飞絮，肆意摇晃树木枝叶、豆角架黄瓜架。麻雀躲屋檐下，缩肩缩尾，哆嗦。

燕子张开两把剪刀，裁剪风幕。

翅羽这把宽剪刀戳破风幕，涤荡砂石尘土，涤荡残枝败叶，涤荡羽毛飞絮。太阳瞬时爆发光芒。尾羽，像手术刀，修复破败的枝叶花瓣；像厨刀，切开恒山风送来的植物信息，削割唐河水汽氤氲的鱼儿信息，烹调出一道风味小吃。

我大快朵颐。

风味滑喉咙入肠道，置换出肠胃壁积存的尾气、甲醛等科学味，修复了我的胃溃疡，修复了我的心灵溃疡。

月季

一尖已剥胭脂笔，四破犹包翡翠茸。

——杨万里

上午。茂密叶丛间，月季微启朱唇。

傍晚。月季层层花瓣，蒸腾着香色。

黄月季娇唇翻卷，体香扑鼻。这体香哟——浓郁析出汨汨清冽，清冽抽出丝丝苦涩，苦涩洇出缕缕甜腻。

蜜蜂钉在花蕊。我感到尖锐牙针刺入花蕊细嫩管道，吸取醇美甘霖。我看到甘霖流入蜜蜂喉咙的汨汨声。我看到蜜蜂腹肌蠕动，加工甜美的紫黄蜂蜜。

黄月季知我要返城，释放香气送行？

我甘愿被人戏谑自作多情，武断黄月季的心思。因为我第一次结识黄月季这位乡党。

啄木鸟

无干于人，惟志所欲。

——左莱

车驶出巷口，驶过街口，驶离村口，驶上公路，就进入原野。一只啄木鸟从山坡俯冲下来。刹车，给啄木鸟让路。

给啄木鸟让路就是给原野让路，啄木鸟在，原野就在；给原野让路就是给家乡让路，原野在，家乡就在。给家乡让路就是给心灵让路，家乡在牵挂就在，心灵就有归宿。

大自然的医生啄木鸟，守护母亲的健康，我是大自然的孩子，她也守护我的健康。

前方岔路口。

左，通向啄木鸟飞来的原野，她刚疗治好树木的病。

前，通向城里的家。城市病了，人们逃离城市，来大自然疗伤，机缘得遇啄木鸟，得紧跟它，向它学习医疗技艺。

城市也曾是原野，也曾是家乡。我就是生长在城里的一棵树。

啄木鸟向前飞去，去治疗城市病。果断断行。树冠在公路上空携臂搭成顶棚，但枯枝刺塌了蓝天。

椰——椰椰——啄木鸟啄着枯枝病灶。

树流下浑浊而感动的泪水。我流下幸运的泪水。